

(一)對大政府的敵視。

(二)最小國家論題。

(三)市民社會團結自生機制：完成自我設計，它具備美德、品格、誠實、公正、尊重等。(8)

縱然是向善主義，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者都縮小國家的功能，僅是保障式民主模式的規模，將國家的功能視為工具性的價值。所以，孟子的性善論主張，國家的功能兼具道德與經濟，但因為經濟優先的緣故，國家成為功能性的工具價值，此又合於自由主義的說法，而避免了泛道德一元化的極權政治。

近代的除魅工作，不對諸神作抉擇，卻造成理性化與官僚化趨勢，實質理性喪失客觀地位，工具理性支配整個社會生活，一個完全理性化的文化，一個徹底官僚化的社會，代表著個人自由的喪失與意義的枯竭，(9)這是何其的反諷。在工具理性的社會生活中，意義消失，每個人竭其貪得無厭的佔有欲，對利益作無情的追逐，最後整個社會成異化的利益追逐場合，個人化成疏離的原子個人主義，這是自由主義佔有人性觀的結果。

孟子的性善論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，不但自我追求成德之路，而且由於惻隱不忍之心，見他人有疾苦患難願意挺身相助；目睹他人人性道德成賢之途顛躓，加以扶持切磋琢磨。孟子人性論是十字打開無所隱遁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左右是親親仁民、仁民而愛物。孟子性善社會，人人豐衣足食，戶戶孝弟慈孝，社會安和樂利，免除了自由主義佔有人性所滋生的流弊。

#### 四、當代新儒家的解決之道

孟子的政治思想，國家的目的兼具道德與經濟目標，但國家對於

道德只是提倡不作介入，暗具國家中立性的意涵，免除了哲君的父權政治。

道德為次，經濟優先。道德發展的基礎在經濟，國家的主要功能在提供經濟的需求；國家的道德本質降低了，國家的經濟功能昇高了，國家一轉蛻變為工具性的價值。國家純粹是工具性價值，國家不再有形上神聖的意義，世俗化的民主政治生活於焉產生，祛除了泛道德一元化的極權陰影。

國家由於經濟的富足，提供道德成長發展的空間，國家不是介入干涉者，僅是鼓勵提倡供給的角色。孟子的道德經濟二元化的思維，恰印證了自由主義國家／社會二元論的主張。人性薰陶琢磨，不由國家作主，而由社會的場域提供。國家的功能縮小了，孟子的政治思想，並沒有提昇國家的道德意義，僅囿限於經濟功能，頗具小政府、有限政府的想法。

孟子的人性思維是發展性民主模式，他的政府卻是保障式民主模式；遺憾的是孟子因為性善論緣故，僅作理性運用表現，沒有凸顯理性的客觀結構。所以，沒有開出近代立憲主義的民主架構，但他已隱含著立憲主義的憲政原理。

當代新儒家也見出儒家政治思惟，是發展式民主模式人性建置於保障式民主模式基礎上，造成現代理性化的民主政治開展不出來，而有了政治現代化的第三期改革之音。

牟宗三深諳儒家人性原則為發展式民主模式，並非絕對不能開拓民主政治，但容易因理性運用表現，而建置親親的倫理政治結構。所以，牟氏還是走西方立憲主義的保障式民主模式的途轍，作為發展的目標。茲解析如下：

道德良知→曲通坎陷→個體政治自覺→與君主對峙→抽象憲法

→自由與人權、有限政府、定期改選制度→國家主體。

上述的發展路徑，牟氏並沒有否定儒家性善論的傳統，而另起爐灶改走性惡論的方向。他還是在性善論的路徑中，重新闢建保障式的民主模式。

唐君毅民主論述以道德理性為核心，然後向外擴散含攝多元文化活動，是典型的一本萬殊，萬殊一本；唐氏的基本論述還是發展式民主模式。

唐氏不採牟氏坎陷說，他走人性陷溺說。人性在道德理性的融攝之下，偶或會為客塵所染、物欲所蔽，而為人性陷溺。人性陷溺之時就會發生權力的衝突，政治的範疇就在處理權力衝突與限制的問題；既是限制，權力多元制衡的保障式立憲政體就成為較為理想的政治制度了。

民主政治不過是較佳的政府形式，它仍然弊竇叢生，需要道德理性來涵持護潤，方不致於枯槁凋萎，唐氏又走回了發展式的民主模式了。坎陷、陷溺說容或不一，但本質是相同的。

徐復觀則更為乾脆，將民主拆解為唯理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民主。在唯理主義方面，保留了儒家性善論的傳統，從人類共有的理性出發，經覺醒為平等人格的政治存在。緣於人性本善，相互信任，人民主權，人人平等，實現自我理想，實踐了發展式民主模式的理想。

另外，徐氏注重人民情欲和滿足，頗合於孟子的養民政治說，此為經驗主義的民主說。政治可以工具化也可以目的化。工具化在保護人民情欲的滿足，政府純粹是工具價值，已具保障式民主模式意味。情欲會流肆蕩激，所以需要相互限制，可以建構契約型以權利為本，以正義公道為架構的憲法，符合自由主義的法治(rule of Law)制度。

不過，徐氏還是儒家的一員，雖將民主拆解為二元，但他仍主張

經驗主義民主需要唯理主義民主的護持涵潤，同於牟宗三、唐君毅。

從當代新儒家的民主論述可以得知，都是以發展性民主模式人性為原則，來建置保障式民主模式，亦即是在政治格局，都以追求權力分立的立憲政體為主臬。反思孟子的政治思想，也循上述的模式，遺憾的是，但在性善論的人性觀中，較無法開出立憲主義的民主結構；所以，從當代新儒家的路徑，或許可以給孟子的政治思想新的面貌精神。

## 五、討論與評估

孟子的養民經濟論所滋生的政治智慧，斷潢絕港，使得國家從道德為本質的層次，轉入工具性價值，免除倫理政治之弊，而能接上保障式民主的模式；並經由當代新儒家新的詮解，如坎陷、陷溺、拆解等說法，而能接筭權力分離的立憲主義民主政治，這是孟子政治思想現代化的一條路徑。這條路徑的終極根源，並不是原子化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立憲政體。企圖矯正異化疏離的碎片化個體，整全之道，歸根復命又回到孟子性善論的泥壤之中，長出個體及群體的善性，讓個體、社群、城邦的共同善之生活成為可能，此又是孟子政治思想與時俱進的可能性。

孟子的政治展向，是不可能接受市場型的均衡式民主模式。市場型的均衡式民主，人民冷漠、被動，對於政治生活疏離，純粹是政治市場的消費者，而不是參與者。

但是經過當代新儒家的詮解，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定調為以發展性民主的人性原則，建置保障式民主的架構，亦即是以追求自由主義立憲政制為目標。不過，重視公私領域分劃的自由主義立憲政制，最近漸漸為私領域所吞沒，公共的道德、公共的群性似乎在消失褪色之